

QINHEFENGYUN QINSHUISHIHUABIANZHENG

沁河风韵系列丛书 主编 | 行 龙

沁水史话辩证

田同旭 王扎根 | 著



QINHEFENGYUN QINSHUISHIHUABIANZHENG

沁河风韵系列丛书

主编 | 行 龙

沁水史话辩证

田同旭 王扎根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沁水史话辩证 / 田同旭, 王扎根著.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6.6

(沁河风韵系列丛书 / 行龙主编)

ISBN 978-7-203-09599-6

I. ①沁… II. ①田… ②王… III. ①山西省-地方史-史料-研究 IV. ①K2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23573号

沁水史话辩证

丛书主编: 行 龙

著 者: 田同旭 王扎根

责任编辑: 冯灵芝

助理编辑: 贾登红

装帧设计: 子墨书坊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4922127 (传真)

天猫官网: <http://sxrmcbs.tmall.com> 电话: 0351-4922159

E-mail: sxsccb@163.com 发行部

sxsc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c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 山西臣功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 × 1010mm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350 千字

印 数: 1-1600 册

版 次: 2016 年 6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3-09599-6

定 价: 7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风韵是那前代流传至今的风尚和韵致。

沁河是山西的一条母亲河。

沁河流域有其特有的风尚和韵致，

那悠久而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至今依然风韵犹存。

这里是中华传统文明的孵化地，

这里是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的过渡带，

这里有闻名于世的北方城堡，

这里有相当丰厚的煤铁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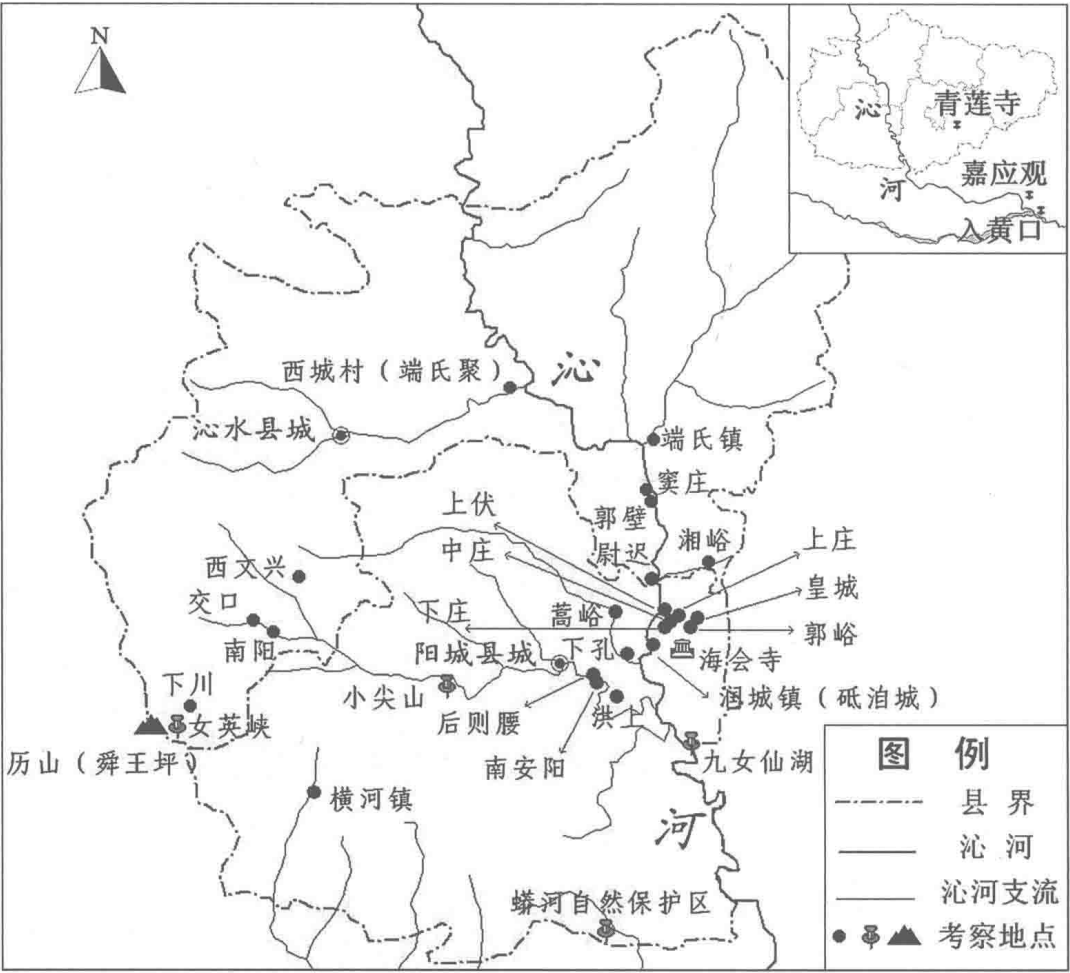
这里有山水环绕的地理环境，

这里更有那独特而深厚的历史文化风貌。

由此，我们组成“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

由此，我们从校园和图书馆走向田野与社会，

走向风光无限、风韵犹存的沁河流域。



“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集体考察地点一览表（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李嘎绘制）

三晋文化传承与保护协同创新中心

沁河风韵 学术工作坊

一个多学科融合的平台
一个众教授聚首的场域

第一场

鸣锣开张：

走向沁河流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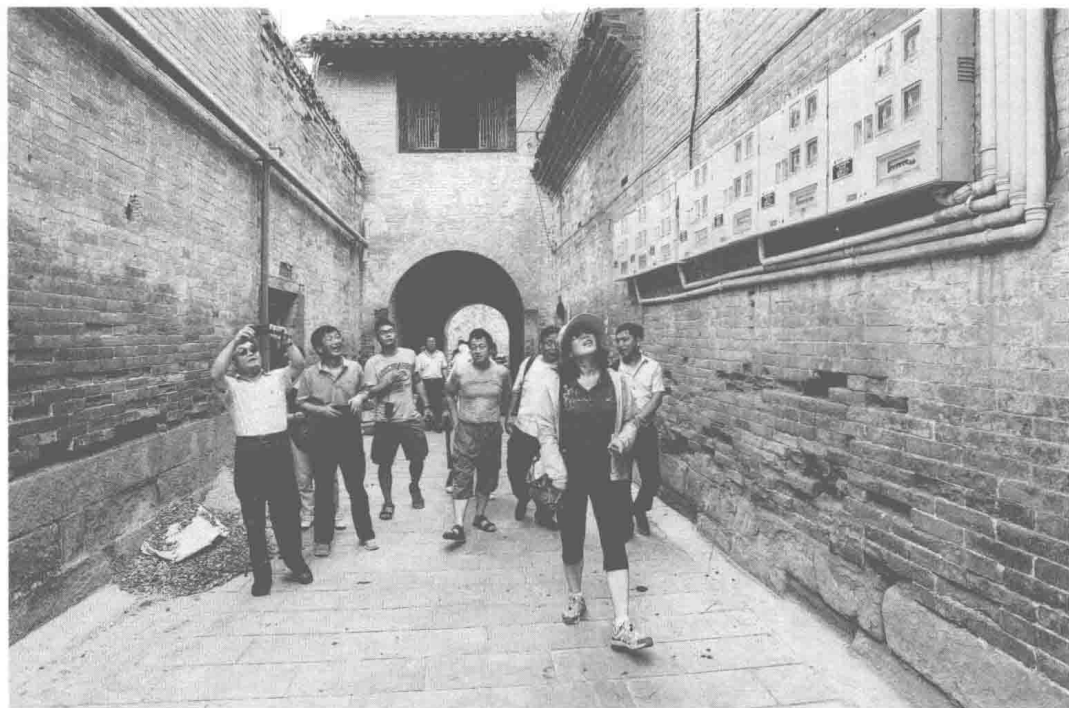
主讲人：行龙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教授

时间：2014年6月20日晚7：30

地点：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雷知楼）

“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海报



田野考察



会议讨论

总 序

行 龙

“沁河风韵”系列丛书就要付梓了。我作为这套丛书的作者之一，同时作为这个团队的一分子，乐意受诸位作者之托写下一点感想，权且充序，既就教于作者诸位，也就教于读者大众。

“沁河风韵”是一套31本的系列丛书，又是一个学术团队的集体成果。31本著作，一律聚焦沁河流域，涉及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生态、旅游、城镇、教育、灾害、民俗、考古、方言、艺术、体育等多方面，林林总总，蔚为大观。可以说，这是迄今有关沁河流域学术研究最具规模的成果展现，也是一次集中多学科专家学者比肩而事、“协同创新”的具体实践。

说到“协同创新”，是要费一点笔墨的。带有学究式的“协同创新”概念大意是这样：协同创新是创新资源和要素的有效汇聚，通过突破创新主体间的壁垒，充分释放彼此间人才、信息、技术等创新活力而实现深度合作。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大家集中精力干一件事情。教育部2011年《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简称“2011计划”）提出，要探索适应于不同需求的协同创新模式，营造有利于协同创新的环境和氛围。具体做法上又提出“四个面向”：面向科学前沿、面向文化传承、面向行业产业、面向区域发展。

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2014年春天，山西大学成立了“八大协同创新中心”，其中一个是由我主持的“三晋文化传承与保护协同创新中心”。在2013年11月山西大学与晋城市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基础上，在

征求校内外多位专家学者意见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集中校内外多学科同人对沁河流域进行集体考察研究的计划，“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由此诞生。

风韵是那前代流传至今的风尚和韵致。词有流风余韵，风韵犹存。

沁河是山西境内仅次于汾河的第二条大河，也是山西的一条母亲河。沁河流域有其特有的风尚和韵致：这里是中华传统文明的孵化器；这里是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的过渡带；这里有闻名于世的“北方城堡”；这里有相当丰厚的煤铁资源；这里有山水环绕的地理环境；这里更有那独特而丰厚的历史文化风貌。

横穿山西中部盆地的汾河流域以晋商大院那样的符号已为世人所熟识，太行山间的沁河流域却似乎是“养在深闺人不识”。与时俱进，与日俱新，沁河流域在滚滚前行的社会大潮中也在波涛翻涌。由此，我们注目沁河流域，我们走向沁河流域。

以“学术工作坊”的形式对沁河流域进行考察和研究，是由我自以为是、擅作主张提出来的。2014年6月20日，一个周五的晚上，我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学术报告厅作了题为“鸣锣开张：走向沁河流域”的报告。在事先张贴的海报上，我特意提醒在左上角印上两行小字“一个多学科融合的平台，一个众教授聚首的场域”，其实就是工作坊的运行模式。

“工作坊”（workshop）是一个来自西方的概念，用中国话来讲就是我们传统上的“手工业作坊”。一个多人参与的场域和过程，大家在这个场域和过程中互相对话沟通，共同思考，调查分析，也就是众人的集体研究。工作坊最可借鉴的是三个依次递进的操作模式：首先是共同分享基本资料。通过这样一个分享，大家有了共同的话题和话语可供讨论，进而凝聚共识；其次是小组提案设计。就是分专题进行讨论，参与者和专业工作者互相交流意见；最后是全体表达意见。就是大家一起讨论即将发表的成果，将个体和小组的意见提交到更大的平台上进行交流。在6月20日的报告中，“学术工作坊”的操作模式得到与会诸位学者的首肯，同时我简单

介绍了为什么是“沁河流域”，为什么是沁河流域中游沁水—阳城段，沁水—阳城段有什么特征等问题，既是一个“抛砖引玉”，又是一个“鸣锣开张”。

在集体走进沁河流域之前，我们特别强调做足案头工作，就是希望大家首先从文献中了解和认识沁河流域，结合自己的专业特长初步确定选题，以便在下一步的田野工作中尽量做到有的放矢。为此，我们专门请校图书馆的同志将馆藏有关沁河流域的文献集中在一个小区域，意在大家“共同分享基本资料”，诸位开始埋头找文献、读资料，校图书馆和各院系及研究所的资料室里，出现了工作坊同人伏案苦读和沉思的身影。我们还特意邀请对沁河流域素有研究的资深专家、文学院沁水籍教授田同旭作了题为“沁水古村落漫谈”的学术报告；邀请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阳城籍教授张俊峰作了题为“阳城古村落历史文化刍议”的报告。经过这样一个40天左右“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过程，诸位都有了一种“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的感觉。

2014年7月29日，正值学校放暑假的时机，也是酷暑已经来临的时节，山西大学“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一行30多人开赴晋城市，下午在参加晋城市主持的简短的学术考察活动启动仪式后，又马不停蹄地赶赴沁水县，开始了为期10余天的集体田野考察活动。

“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虽是酷暑难耐的伏天，但“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的同人还是带着如火的热情走进了沁河流域。脑子里装满了沁河流域的有关信息，迈着一大步行走在风光无限的沁河流域，图书馆文献中的文字被田野考察的实情实景顿时激活，大家普遍感到这次集体田野考察的重要和必要。从沁河流域的“北方城堡”窦庄、郭壁、湘峪、皇城、郭峪、砥洎城，到富有沁河流域区域特色的普通村庄下川、南阳、尉迟、三庄、下孔、洪上、后则腰；从沁水县城、阳城县城、古侯国国都端氏城，到山水秀丽的历山风景区、人才辈出的海会寺、香火缭绕的小尖山、气势壮阔的沁河入黄处；从舜帝庙、成汤庙、关帝庙、真武庙、

河神庙，到土窑洞、石屋、四合院、十三院；从植桑、养蚕、缫丝、抄纸、制铁，到习俗、传说、方言、生态、旅游、壁画、建筑、武备；沁河流域的城镇乡村，桩桩件件，几乎都成为工作坊的同人们入眼入心、切磋讨论的对象。大家忘记了炎热，忘记了疲劳，忘记了口渴，忘记了腿酸，看到的只是沁河流域的历史与现实，想到的只是沁河流域的文献与田野。我真的被大家的工作热情所感染，60多岁的张明远、上官铁梁教授一点不让年轻人，他们一天也没有掉队；沁水县沁河文化研究会的王扎根老先生，不顾年老腿疾，一路为大家讲解，一次也没有落下；女同志们各个被伏天的热火烤脱了一层皮；年轻一点的小伙子们则争着帮同伴拎东西；摄影师麻林森和戴师傅在每次考察结束时总会“姗姗来迟”，因为他们不仅有拍不完的实景，还要拖着重重的器材！多少同人吃上“藿香正气胶囊”也难逃中暑，我也不幸“中招”，最严重的是8月5日晚宿横河镇，次日起床后竟然嗓子痛得说不出话来。

何止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停地奔走，不停地转换驻地，夜间大家仍然在进行着小组讨论和交流，似乎是生怕白天的考察收获被炙热的夏夜掠走。8月6日、7日两个晚上，从7点30分到10点多，我们又集中进行了两次带有田野考察总结性质的学术讨论会。

8月8日，满载着田野考察的收获和喜悦，“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的同人们一起回到山西大学。

10余天的田野考察既是一次集中的亲身体验，又是小组交流和“小组提案设计”的过程。为了及时推进工作进度，在山西大学新学期到来之际，8月24日，我们召开了“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选题讨论会，各位同人从不同角度对各选题进行了讨论交流，深化了对相关问题的认识，细化了具体的研究计划。我在讨论会上还就丛书的成书体例和整体风格谈了自己的想法，诸位心领神会，更加心中有数。

与此同时，相关的学术报告和分散的田野工作仍在持续进行着。为了弥补集体考察时因天气原因未能到达沁河源头的缺憾，长期关注沁河上游

生态环境的上官铁梁教授及其小组专门为大家作了一场题为“沁河源头话沧桑”的学术报告。自8月27日到9月18日，我们又特意邀请三位曾被聘任为山西大学特聘教授的地方专家就沁河流域的历史文化作报告：阳城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王家胜讲“沁河流域阳城段的文化密码”；沁水县沁河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王扎根讲“沁河文化研究会对沁水古村落的调查研究”；晋城市文联副主席谢红俭讲“沁河古堡和沁河文化探讨”。三位地方专家对沁河流域历史文化作了如数家珍般的讲解，他们对生于斯、长于斯、情系于斯的沁河流域的心灵体认，进一步拓宽了各选题的研究视野，同时也加深了相互之间的学术交流。

这个阶段的田野工作仍然在持续进行着，只不过由集体的考察转换为小组的或个人的考察。上官铁梁先生带领其团队先后七次对沁河流域的生态环境进行了系统考察；美术学院张明远教授带领其小组两赴沁河流域，对十座以上的庙宇壁画进行了细致考察；体育学院李金龙教授两次带领其小组到晋城市体育局、武术协会、老年体协、门球协会等单位和古城堡实地走访；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董江爱教授带领其小组到郭峪和皇城进行深度访谈；文学院卫才华教授三次带领多位学生赶去参加“太行书会”曲艺邀请赛，观看演出，实地采访鼓书艺人；历史文化学院周亚博士两次到晋城市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搜集有关蚕桑业的资料；考古专业的年轻博士刘辉带领学生走进后则腰、东关村、韩洪村等瓷窑遗址；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人类学博士郭永平三次实地考察沁河流域民间信仰；文学院民俗学博士郭俊红三次实地考察成汤信仰；文学院方言研究教授史秀菊第一次带领学生前往沁河流域，即进行了20天的方言调查，第二次干脆将端氏镇76岁的王小能请到山西大学，进行了连续10天的语音词汇核实和民间文化语料的采集；直到2015年的11月份，摄影师麻林森还在沁河流域进行着实地实景的拍摄，如此等等，循环往复，从沁河流域到山西大学，从田野考察到文献理解，工作坊的同人们各自辛勤劳作，乐在其中。正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2015年5月初，山西人民出版社的同志开始参与“沁河风韵系列丛

书”的有关讨论会，工作坊陆续邀请有关作者报告自己的写作进度，一面进行着有关书稿的学术讨论，一面逐渐完善丛书的结构和体例，完成了工作坊第三阶段“全体表达意见”的规定程序。

“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是一个集多学科专家学者于一体的学术研究团队，也是一个多学科交流融合的学术平台。按照山西大学现有的学院与研究所（中心）计，成员遍布文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育学院、体育学院、美术学院、环境与资源学院、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城乡发展研究院、体育研究所、方言研究所等十几个单位。按照学科来计，包括文学、史学、政治、管理、教育、体育、美术、生态、旅游、民俗、方言、摄影、考古等十多个学科。有同人如此议论说，这可能是山西大学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真正的一次学科交流与融合，应当在山西大学的校史上写上一笔。以我对山大校史的有限研究而言，这话并未言过其实。值得提到的是，工作坊同人之间的互相交流，不仅使大家取长补短，而且使青年学者的学术水平得以提升，他们就“沁河风韵”发表了重要的研究成果，甚至以此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的项目。

“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是一次文献研究与田野考察相结合的学术实践，是图书馆和校园里的知识分子走向田野与社会的一次身心体验，也可以说是我们服务社会，服务民众，脚踏实地，乐此不疲的亲尝亲试。粗略统计，自2014年7月29日“集体考察”以来，工作坊集体或分课题组对沁河流域170多个田野点进行了考察，累计有2000余人次参加了田野考察。

沁河流域那特有的风尚和韵致，那悠久而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吸引着我们。奔腾向前的社会洪流，如火如荼的现实生活在召唤着我们。中华民族绵长的文化根基并不在我们蜗居的城市，而在那广阔无垠的城镇乡村。知识分子首先应该是文化先觉的认识者和实践者，知识的种子和花朵只有回落大地才有可能生根发芽，绚丽多彩。这就是“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同人们的一个共识，也是我们经此实践发出的心灵呼声。

“沁河风韵系列丛书”是集体合作的成果。虽然各书具体署名，“文责自负”，也难说都能达到最初设计的“兼具学术性与通俗性”的写作要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每位作者都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作，每一本书的成稿都得到了诸多方面的帮助：晋城市人民政府、沁水县人民政府、阳城县人民政府给予本次合作高度重视；我们特意聘请的六位地方专家田澍中、谢红俭、王扎根、王家胜、姚剑、乔欣，特别是王扎根和王家胜同志在田野考察和资料搜集方面提供了不厌其烦的帮助；田澍中、谢红俭、王家胜三位专家的三本著述，为本丛书增色不少；难以数计的提供口述、接受采访、填写问卷，甚至嘘寒问暖的沁河流域的单位和普通民众付出的辛劳；田同旭教授的学术指导；张俊峰、吴斗庆同志组织协调的辛勤工作；成书过程中参考引用的各位著述作者的基本工作；山西人民出版社对本丛书出版工作的大力支持，都是我们深以为谢的。

缘 起

十多年前，我受沁水政协委托，于2005年出版《沁水历代文存》与《沁水史话纵横》，2006年5月二书同获山西社科“2005年百部工程”一等奖。2009年出版《沁水县志三种》，2010年5月获山西社科“2009年百部工程”三等奖。另外，2008年出版了《舜帝德风与历山文化》，2010年又出版了《沁水县志逸稿》。以上四种有430余万字，其中《沁水史话纵横》较有影响。之后沁水一些文史爱好者，在各种媒体出版或发表的与沁水历史文化相关的著作或文章，多受《沁水史话纵横》等书的影响，使《沁水史话纵横》达到一书难求的程度。

我在作《沁水史话纵横》之时，电脑网络还不像今天如此发达，资料的收集全靠读书。一个人不可能读很多书，资料的收集自然也不可能齐全。所以，因为资料的不足，《沁水史话纵横》对沁水历史上一些人物或事件的论述不甚充分，甚至出现一些误论。如《原国之谜》目，误认为原国就在河南济源而与沁水无涉。如《天下文章》目，误以为古代沁水许多名家文集多佚失不传。其他如对沁水县名起源、沁水与端氏分治、端氏城何时修建、窦庄张道潜的结局、窦庄张凤仪其人、柳氏民居等问题的论述，皆因为资料缺乏，论述有点不足。

《沁水史话纵横》出版以后的十多年间，书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心中，使我不能释怀，只要有空闲，我就会不断地思考这些问题。后来我又读了一些书，写了一些书，陆续新发现了许多有关沁水历史文化的文献资料，遂便想着，如果有机会，不妨抽出一些时间，把《沁水史话纵横》中存在的问题，或作补充，或作纠正，重作一部《新编沁水史话纵横》，至少作一部修订本《沁水史话纵横》。

2014年，山西大学行龙副校长主持成立“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

以研究沁河文化为基本课题，并组织编撰“沁河风韵系列丛书”。我有幸参与了“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的工作，受命作一本书。沁河文化在山西境内，主要集中在沁水、阳城二县，我是沁水人，也正好在思考着重作一部《新编沁水史话纵横》，对行龙副校长的委托，自然是当仁不让。有鉴于《沁水史话纵横》存在的一些问题，遂选了八个题目，在充分占有新发现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重理思路，重作文章，作成了《沁水史话辩证》一书。

《沁水史话辩证》重在重新辩证，重在补充资料，或纠正《沁水史话纵横》的错误，或补充新的文献资料，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如《谷类起源与舜耕历山》目，依据下川三次考古成果，明确提出中国谷类最早起源于沁水历山的观点，这是沁水对全人类做出的最大贡献，是一张最有影响、最值得宣扬的历史文化名片。如《前后原国与两个沁水》目，依据新发现的文献资料，提出历史上的古原国初在河南沁水（今河南济源），后原国则被迁徙到山西沁水的观点，纠正了《沁水史话纵横》对原国的论述之误。如《三家分晋与古代端氏》目，依据偶然阅到的唐武宗朝宰相李德裕在平定泽潞（昭义）节度使叛乱时所作《昭义军事宜状》文，发现泽潞节度使刘从谏曾修筑“端氏古城”，双方曾在端氏激战的记载，这是端氏历史上一件重要的历史事件。如《柳氏民居与历史真实》目，依据方家在江苏江阴戴君桥村新发现的柳宗元家谱之《泾川柳氏宗谱》，配以宗谱中所绘柳宗元画像，以及关于柳宗元之子周六、周七明确记载的书影，科学地论证了沁水柳氏民居非柳宗元后裔避难之地的观点。如《沁河城堡与窦庄忠烈》目，补充了新发现的文献资料，理清了窦庄张道潜自海宁卫放归后，又出任陕西延安太守，明朝灭亡后死于抗击清朝之战事的结局，提出张道潜亦如其父张铨，是一位“忠烈”之士。又依据张道潜所作《窦庄城守规则》文，考证了窦庄守城火器“仿制西炮”与“佛朗机”的来源，明确提出，是张道潜受朝廷之诏，在窦庄监造“仿制西炮”与“佛朗机”的，窦庄在明朝就曾经有过

一个“兵工厂”。这无疑是个重大发现，其对窦庄历史文化价值品位的提升、对古代沁河流域冶炼铸造的历史以及中国古代兵器制造文化的研究，都有深远的社会、政治、军事意义。

总之，《沁水史话辩证》所论述的选题，都是沁水历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也是人们所关注的焦点，有些还是人们不断争论的问题。作者遵循“没有证据不说话”之学术原则，遵循“不唯我所用的断章取义而曲解歪曲历史文献资料”之学术道德及人格原则，遵循“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学术方法，对选题作了合理深入的系统论述，从而得出科学公正的结论。故而，作者在这里郑重声明，对于《沁水史话纵横》所论述的问题，以及作者在其他媒体所发文章提出的一些观点，凡与《沁水史话辩证》相左而不统一者，皆以《沁水史话辩证》所论述观点为准。

《沁水史话辩证》作完之后，我仍有意犹未尽之感。因为对于沁水的历史文化，并非八个选题可以作完作好。在《沁水史话纵横》出版之后的十年间，我对沁水的历史文化，还收集有一些资料，还有一些发现，还有一些思考，还有一些选题，都很值得一作。由于《沁水史话辩证》篇幅所限，一些选题未能收入。所以我仍然很想重作一部《新编沁水史话纵横》，对《沁水史话纵横》作全面的修订，只是不知道还有没有精力和机会。

我对《新编沁水史话纵横》早有一个总体思路，拟设三十四个选题，除《沁水史话辩证》八个选题外，尚有高山流水与十景寻踪、地灵人杰与千年古村、长平之战与沁水地名、三十七砦与五十四城、文笔曲唱与乡贤名流、湘峪古城与岳神山砦、科举兴衰与进士举人、乡规民约与民风习俗、县令余韵与青史褒贬、阅尽沧桑与历史机遇等二十六个选题，其中大部分选题已经完成初稿，我会继续完成其余选题撰写的。

《沁水史话辩证》所论述的选题，并非完美无缺而无懈可击。欢迎关注沁水历史文化的文史工作者，对《沁水史话辩证》提出批评或进行讨论。对于大家提出的意见，我会虚心地分析，认真地取舍，力争使自己的